

·科技界声音·



图片来源: 中国教育网

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的资金不是很多,但我的多项重大成果的启动科研经费都来自市基金。对我来说,市基金就像“天使基金”一样。我研究的课题非常贴合北京市农业生产实际需求,因此得到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的高度重视,一开始即给予重点项目支持。通过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,我的课题组奠定了相关研究在国内外的领先地位,而这些项目的研究成果也为日后多项国家“863”计划、“973”计划及转基因专项课题的研究积累了前期工作基础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农业大学
生物学院教授 李宁
《科学时报》[2010-11-24]

我们尝试将萤火虫基因与一种发光海洋细菌创造出一个“生物积木”来插入至目标的基因组,从而产生名为氧化荧光素的物质,产生发光效果,届时可以通过插入改良后的基因来控制诸如发光的颜色等特征。这个项目未来有着巨大的潜力,可以用于取代目前传统的街道照明系统,并且这种方式不需用电,非常环保。

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,电影《阿凡达》中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发光树木,即将在人们的生活中实现。

——英国剑桥大学遗传学家
Theo Sanderson
新华网 [2010-11-29]

在中国创新是要挨骂的。以申请科研课题为例说,国内的学者喜欢在别人已经研究成功的领域里寻找课题,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得到评审专家的通过,要说服别人,让所有人认可,只有四平八稳,所以不会有创新,而只是普遍的适用,而且中国人好面子,不敢突破,不敢挑战自己。

例如,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该是鼓励奇思妙想,但现实不允许,教授申请项目,不循规蹈矩就拿不到钱,因为想法太奇怪

了,财政部不会把钱批给你,他觉得说不清楚这个钱花到哪里去了,但其实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不确定的,有时候甚至是歪打正着的。

——外国专家局原局长、中国科技大学
高技术学院原院长 马俊如
《中国青年报》[2010-11-15]

我们使用数据挖掘工具,分析了将近3000名研究人员的受资助额度和产出水平间的关系。分析显示,中等规模实验室的科研产出率最高。传统观点早就认为,当实验室达到了一定的规模,就会变得很难管理,科研产出率(发表论文数/元)就会下降,但之前一直缺乏相关的定量研究。

不过,不同资助水平内的变数是很大的,有的人获得很高的资助,发表的文章也很多,平均行为并不是每个人的行为。

——美国国立普通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
Jeremy Berg
科学网 [2010-11-17]

独生子女是中国特色,所以现在基本每个子女都有受教育的机会,在教育资源上基本不存在男女不平等问题,然而在找工作时却出现男女不平等现象。例如,在2005年到2008年间,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一共招收了9位博士后,其中有7位是女生。为什么女生比例如此之高?其中最直接原因即是:她们没有找到工作。在读博士后时,未来前景仍不明朗,她们也在彷徨。

——中国物理学会女性物理工作委员会
委员 严燕来
《科学时报》[2010-11-17]

任何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,只能专心做一件事,我感兴趣的只有物理,我也只能做物理实验这件事,物理实验外的事我什么都不做。因为感兴趣,所以我从事物理研究几十年来从未感到疲惫。

——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
丁肇中
《光明日报》[2010-11-21]

我的导师曾肯成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学生,至今校园里还流传着他许多的段子,有次上课,讲课讲得出汗了,他掏出手帕擦汗,结果,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。原来,他掏出了一只白色的袜子;他给我们

讲复变函数,他的幽默和智慧,让大家佩服。他的讲稿,纯粹是做做样子,放在桌上,待风一吹,一把抓起来,就全塞在讲台下面了。他把数学都讲活了,称积分奇点为“拦路虎”,常常说:“我要绕开这只拦路虎。”

他是当时著名的数学家,在理论研究上经常有奇思妙想,但很少将这些想法写成论文发表,而是告诉别人,让别人去解决和实现,人家写出文章发表,他还死活不准署上他的名字。他的论文很少,我所知道的只有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》上的几篇。搁在现在,他评不上教授。他跟我们聊天时,反而有一大半时间不是在谈数学,而是谈古论今,经常诗词唱和,吟诗论赋,拿捏字词。

—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学与系统
科学学院教授 李尚志
《中国教育报》[2010-11-28]



图片来源: 科学网

搞数学也好,搞交叉学科也好,一定要用问题来带动,这个很重要,如果一个人脑子里已经没问题了,那么他就很糟糕了,就完了。当初华罗庚老先生就是由华林问题带动他,我最早是哥德巴赫猜想带动的,陈景润是三角和带动的,所以,现在的年轻人首先要有一个问题来带动,或者用实际问题带动也可能,或者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也可以,我想航天部肯定搞得不错,以航天问题带动,把许多年轻人都培养出来了。

交叉科学和应用数学不简单,要最好的数学家去做,而不是差的数学家去做。最好的数学家能不能做,还是一个问题,搞得不好,搞出一个成果来,也要几十年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教学与
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王元
《科学时报》[2010-11-26]
(责任编辑 杨书卷)